

第二十八章 文鴛侶歡諧七夕巧 綠衣郎柳折一枝新

石生與梅萼既離庾嶺，歸心如箭，連夜進舟。一日，到了龍湫。天初曉，生令舟泊江口，獨自先回。聞母在雲家，即至雲門。雲猶未起，聞生來，慌忙下牀，提了衣沒處尋領，穿了襪沒處尋帶。碧娘笑曰：「歡喜殺了，沒人償命的！」書帶連忙報知主母，又出謂生曰：「柳姑娘也在這裡！」生甚喜。雲出見生，執手曰：「此一刻口不能言，心下快活自省。」遂引見生母，母大悅。雲曰：「你是幾時離陝的？」生曰：「弟自春初離陝回到繡嶺，復入合浦，得信於令岳，隨即返棹。」雲曰：「我回家即寄書招你，卻不相值了。」生曰：「吾兄之情，非可言喻，亦不敢作套話相謝。聞水翁亦住府上，即煩引見。」

時散人夫婦聞生回，亦甚悅，同出見生，各懷赧色。雲曰：「去年賓主，今朝翁婿，百年姻眷從此始矣！」散人謂生曰：「蒙君不棄，又蒙貴友玉成，僕不揣千里來歸，妄作蒹葭之倚，未免汗顏。」石生慚謝，問雲曰：「柳姊何在？」雲曰：「不要忙，待我慢慢交還你。」生乃先領書帶回家，打掃房屋，因問曰：「太太幾時到雲相公家去的。」書帶曰：「去年秋裡雲相公出了門，雲大娘就來接過去的。」生曰：「柳姑娘到他家，太太見了可說什麼？」書帶曰：「沒有什麼話，太太很歡喜。因為舊年有個人要娶梅姑娘，梅姑娘不肯，那個人說要來搶。他們算計著柳姑娘到雲大娘家來了，梅姑娘和他家阿姥躲到什麼嶺上去了。臨去的前一日晚上，阿姥拿了燈籠敲門通信，我們還沒有睡，雲大娘聽見梅姑娘要到別處去，斷斷不肯，要同接到家裡來，梅姑娘又斷不肯依，第二日起早就起身去了。雲大娘很惱他！太太見柳姑娘頭上也沒有簪子，耳朵上也沒有環子，問他，他說梅姑娘去的時節，恐怕他路上沒有盤費，把自家的衣服首飾都給他去了。太太給了柳姑娘一付耳墜、一根簪子，過年又給了他一套衣服、一條裙子，如今還穿著！」生問：「柳姑娘在那裡做房？」書帶云：「舊年和雲大娘一房睡，後來雲相公回來了，另外收拾一間房子，移出來和水家姑娘同睡。」生曰：「柳姑娘與水姑娘可好？」書帶曰：「太太叫我不要進水姑娘房裡去，所以沒有進去，想是好的。」生又問：「太太見水姑娘說什麼？」書帶云：「太太說水姑娘齊整，也歡喜他。水姑娘見太太還不大說話，像是怕羞。他家還有兩個丫頭，大的叫彩蘋，小的叫彩綠。人都齊整。」生笑曰：「小奴才！你知道什麼齊整。」

隨即親往接母歸家，告以庾嶺遇梅，相攜同歸之事。母曰：「他姊妹為你甘愛磨折，卻也可憐。如今帶他回來，不枉他一片好意，正該如此！」即令書帶喚轎子往江邊去接。書帶云：「太太，接那一個？」生母曰：「大相公娶了新人回來了！」書帶云：「太太，是真的嗎？」生母曰：「有什麼不真？」書帶也不喚轎，飛奔到雲家報信。

先是生到時，盈盈方與柳絲對鏡晨妝，忽聞彩蘋來報，柳絲驚喜失梳，盈盈從容整髮，若不相聞。及柳絲出房，盈盈喜溢眉尖。彩蘋進前曰：「姊姊把銀兒倒插了！」盈盈含赧。彩蘋私向碧娘曰：「來了一個人，把一家歡喜得七顛八倒，我看來也只尋常。」碧娘笑曰：「這歡喜輪到你原還早！」

方言時，書帶來報雲曰：「雲相公，我家大相公娶了新大娘回來了！」雲曰：「胡說！那裡來的話？」書帶云：「我不敢說慌，是太太說的。船現泊江邊，叫我僱轎子去接，並不是謊。」一家聞言大駭。雲影無語，清氏怨散人曰：「我當初說人心難料，不要造次，你拿定了要來。如今將一家藏在那裡？」散人無言回答，出怨雲曰：「如今卻是誰誤？叫老朽置身何地？」雲曰：「老先生且莫著忙，其中必又有舛錯。」入見柳絲。柳曰：「趁他尚未到家，待我改妝先到船中探個虛實何如？」雲曰：「這卻甚妙！」柳絲進房，改扮做賣花女郎。碧娘曰：「這般打扮，身子越俏麗了！」

柳絲出門，攜了一小花籃，令書帶先行，雲影尾隨同走到江口。梅萼在篷窗內望見柳絲，駭曰：「阿姥你來看，那提籃的不是柳妹麼？」阿姥亦驚曰：「是他呢！他怎麼乾這個營生！那前面來的是書帶。」言未畢，書帶近前問曰：「那一隻船是送石相公來的？」阿姥呼云：「書帶哥這裡來！」書帶下船看見，拍掌笑曰：「原來是梅姑娘回來了！」柳絲聽見，忙下船來。梅萼攜手涕泣曰：「與賢妹別後，想是相依不合，累你受這苦心！」柳絲墮淚，放下花籃呼雲下船。雲見梅曰：「再想不到是你！教人吃這一驚。」柳絲說明來因，梅心始安。雲問：「從何得遇蓮峰？」阿姥言庾嶺合歡之事。柳曰：「相逢之巧，使人莫測。」

書帶回家呼轎，雲亦轉身。須臾生至。柳見生曰：「石郎勞頓！」生執其手曰：「別後有累賢卿受人折磨，自聞此言，眠食不安！」柳絲含淚曰：「這也命該如此！」生曰：「為何妝束大異尋常？」柳絲復言其故。生大笑。轎至，梅取衣與柳更換。柳謂梅曰：「水家女賢淑，他時時想念姊姊。你既先與石郎諧姻，見時用意還須婉轉。」梅笑曰：「我不過一時行權，何敢以賤妨貴，你不須慮得！」遂一同離舟。書帶云：「只有兩乘轎子。」柳曰：「阿姥，你坐了去。」阿姥曰：「柳姑娘沒得說，我少的是會走。」

既至生家，梅拜生母。母扶起細看，喜曰：「兩姊妹竟是一個樣兒。自你去冬出門，好生放心不下！且喜你今日同回，也不枉你好意。」柳欲邀梅過雲家。梅語生曰：「既抵家，不敢與君安居一處。且與柳妹暫時同住，俟君合卺後，我便回來。」生曰：「賢而有禮，謹奉教。」

時雲影先回，對碧娘說知。乃故對散人曰：「人心誠不可測，我亦無如彼何！」散人曰：「先生休言！使僕進退兩難，如何是好？」碧娘亦逛盈盈說：「果然有了新人。石生薄倖，姑娘將奈何？」盈盈掩面曰：「妾無他志，惟白髮守貞而已。」碧娘曰：「貞女之言令人起敬。」見彩蘋旁立垂首，問曰：「方才的歡喜輪不到你，如今怎要你陪起悶來？」

少頃，柳偕梅至，先見碧娘。碧娘曰：「梅姑娘，你去年好執意，為何這般見棄？」梅曰：「蒙大娘垂愛，心感不盡。今日卻要來打攪。」彩蘋窺見，來報盈盈曰：「是我們船上會見的一家兒來了。」盈盈驚喜曰：「如此說來，必是梅家女子！」柳先入房，言梅之事，盈盈悟曰：「『南枝預報花生燭』，神僧之言，誦之久矣。」梅萼進房，見盈盈下拜。盈盈扶住曰：「自舟中一見，到此始知。真真盼你不來，正欲遣人來接，不意今日同回，喜出望外！」梅萼含慚無語。彩蘋曰：「梅姑娘，虧你也姓水，我道女人水姓的這樣多！」散人夫婦聞之，憂心頓釋。雲見散人曰：「如今誤不誤？」二人大笑。散人亦問清氏曰：「我拿得定不定？」二人亦大笑。

至晚，三女同房，又各申相慕之懷。盈盈出朗誦詩句示二女，各各驚以為神。翌日，生母延雲至家，出白璧一隻付之曰：「此寒家世寶，煩先生為吾兒作伐，納聘水氏。」雲影攜送散人。散人與清氏大喜，付盈盈收下。遂擇於七月七日成親。

吉期既近。先一日，彩蘋曰：「昨日初五，今日是初六了。」阿姥聽見笑曰：「這些時，我冷眼兒只見你眉梢眉目，一雙

這乾岸上的這般著緊！」及晚，眾人納涼。彩蘋曰：「這幾夜熱得利害，連單被都蓋不得。」碧娘低聲戲盈盈曰：「你明晚是涼對涼了，不要引動石中火。」盈盈赧然。次日，石生親迎，散人備妝遣嫁。

奩開海鏡，簾展湘波。玳瑁牀，珊瑚枕，深紅淺碧流光；芙蓉褥，翡翠衾，比翼連枝炫彩。畫輪擁處，水晶簾排七香車；繡幄開時，明月珠懸百子帳。鏗鏘王敖樂奏，引將仙子出湘臯；燦爛碧紗籠，照得神人來洛浦。銀屏秋淨，金鼎香濃。鸚鵡杯傳，鴛鴦侶合。

花燭之夜，盈盈以扇障面。彩蘋側侍，生以目招彩蘋，彩蘋收扇掩口，闔門而出。生曰：「聞新婚之夕，以生疏乏趣，且喜前已識荊，幸略鬆拘束，勿墮新人窠臼！」盈盈含笑。生為卸去明妝，持手並坐，不異繡嶺相對時。二人略敘前情，早已初更將盡。生曰：「麗譙甚促，此夜千金一刻。屈卿早渡銀河，臥看牽牛織女！」盈盈嬌羞滿面，覺夭姿冶態倍出媚人。隨挽手入羅幃，早領略無邊風韻。不待身跨藍橋，已勝飲瓊漿十斛。

大抵新婚妙處，最愛是似推不推之解衣，欲眠不眠以就枕。上而口脂初度，中而玉乳新揉，下而瓊葩乍鬥。溫存熨貼之際，彼不以衾為衾，儼在下而為席；此不以席為席，已在上而為衾。輝煌花燭，只隔輕羅，最喜覽其兩眼摩訶。最喜覽其雙蛾攢蹙。細揣其半推半就，愈生人千愛千憐。始識新婚「新」字若太羹元酒，味之無窮，璇室瓊宮，玩之不盡。金榜題名為此生第一日，洞房花燭為此生第一夜，第一日人不易得，第一夜人皆有之。有之則當撫摩玩弄，緩斟漫飲，破十二分工夫，以領此第一夜情趣！若只知換新衣，戴新帽，著新鞋，睡新牀，蓋新被，枕新枕，教作做新郎，於此無窮玩味，只於上牀時如飢鷹搏兔，乞兒見食，頃刻間生吞活咽！斷今以往遂成各自解衣，兵刃相接，敵無怯戰之心，反有鯨吞之勢。回思初夜，將一味出水江瑤，竟不當作海味吃過，豈不可惜！若石生之與盈盈，人惟舊，器惟新，較彼尋常更饒佳趣。所謂款款通輕輕送者，又不比探梅手段矣！

晨起窺妝，彩蘋入室。生曰：「期年之隔，較前又苗條了。猶憶訂盟之時，承你作串飲，今日果如所祝！」彩蘋曰：「姊夫曾許我插喜花，吃喜酒哩！」生曰：「花由戴，酒由飲，只是今後敲棋，還須坐觀鷸蚌。」盈盈笑曰：「偏你記得！」生曰：「別後想起，每每暗中失笑。」

頃之，雲影來賀。石生夫婦同出謝雲。雲出扇一柄，上填《西江月》一闕，以謔之云：

天上橋成烏雀，人間目比雙魚。金風玉露合歡初，共喜銀河穩渡。展妾梭心一織，試郎牛與何如。須防鑿井欲成渠，使爾中流砥柱。

石生大笑。雲曰：「佳期愧無佳句，持此以助一口虛。」後盈盈見扇笑云：「好倩麗之筆！」生戲曰：「是井是溪，聽卿自認。」盈盈曰：「是郎是牛，誠不可辨。」生曰：「此正賢卿福分所致！」梅、柳亦令阿姥捧彩箋來賀。生與盈盈展看。

梅詞云：

彩鸞丹鳳，瑤島飛來金屋共。不是奇緣，才子佳人曷足傳？欣逢巧夕，牛罷郎牽梭罷織。天上人間，齊祝今宵夜似年。——右調《減字木蘭花》

柳詞云：

雙帶繡芙蓉，巧綰同心結。此夜星娥盼鵲橋，正是成時節。已燦合歡花，好謝題紅葉。玉潤冰清衍慶長，佳什賡瓜瓞。——右調《卜算子》

盈盈曰：「二女才情雋永，非妾所及。」生曰：「卿何過謙也！」

翌日，生延散人夫婦同住。成親彌月，盈盈語生曰：「自君回裡，冷落了梅家妹子，得新忘舊，情何以堪？」生笑曰：「無旨不敢自專。」盈盈曰：「這偽忠焉能惑我？昔在庾嶺，誰曾頒詔前來？」生曰：「那是彼姑盜名以招致臣耳！」盈盈曰：「不須推辨，我今悉赦前愆，速招之來。」生曰：「好豁達大度也。」遂迎梅來家，阿姥伴柳絲仍居雲處。盈盈謂生曰：「君既辭退敵之功，還須奮翮青霄，為母若妻一增光彩。」生感其言，屏絕人事，復下帷努力。

梅萼每於盈盈之前念及柳絲。盈盈曰：「我非故置不問，且待石郎成名，留作一付賀禮。明年鄉試，生領解元，家人甚喜。梅曰：「姊姊留下的賀禮好送他了！」盈盈曰：「還早。」遂遣彩蘋過見柳絲，告以明年春會場後來接。柳絲甚感。生至雲家，密語柳曰：「自閉戶一載，遲誤佳期，方寸刻不能置，不久即當擇日來迎。」柳曰：「石郎勵志功名，妾心甚喜，何必以此為念？」遂告以盈盈來約之期。生悟朗碑詩內有「最喜青青汁染衣，春深還爾三眠足」二語，私心自喜，遂復中止。

試期近，雲影謂生曰：「乘勝爭先，必更有濟。佇見傳臚首唱，愚兄當身作天梯，送賢弟風搏九萬！」生笑曰：「言雖如此，恐未能副吾兄之望！」既入都時，松濤以功封大夫，攜翠微食祿京師。遂與生會，細詢別後之事。生為言之，松濤稱羨不置。

及放榜，生復得殿試第一。內廷召見，寵眷特隆。報至龍湫，舉家大悅。生既辭恩，遂別松濤錦旋，濤率同列祖餞，大張供具，傾動一時。雲影設宴，江亭命樂相迎。到家喜氣充闔閭，歡聲徹鄰里。生當貧賤時，惟松、雲二子情同骨肉，他人雖物色其風流，誰肯過而問焉？生雖居困乏，口不言貧，優游自得，有沁水樂飢之趣。其情柔，其骨傲，視一切齷齪者流，猶啖芻蕘者爾。及登第，賀客之聲聒耳難排。趨炎慕勢之輩，此言弟與府上從某處排來，是何親戚；彼雲我和狀元某年在某處會過酒席，還是舊交，口內排親，袖中出帖云：「微物幾種，奉申賀敬；更有不但生平未識其人，抑且耳內亦未聞其名。」石生笑語盈盈。盈盈曰：「世情大抵如此！」

梅曰：「我和姊姊也該做個錦上添花，賀他一賀。」盈盈曰：「雖有此心，身邊無物。」生曰：「身邊的物都有，若肯賀我，我便齊領。」梅笑曰：「只怕你收不迭。」盈盈曰：「我忘了，有一樣禮賀他，只是太重些。」梅曰：「是了，如今準定要催姊姊上禮單了。」生問：「何物？」盈盈曰：「你飽看十里杏花紅，我贈你一枝楊柳綠。」生揖曰：「願拜登嘉貺。」梅曰：「狀元好饒臉！」

盈盈遂告其姑，遣人迎柳。彩蘋謂盈盈曰：「一之為甚，其可再乎？郎之厚，姊之薄也！」盈盈曰：「余將欲愧天下之為妒婦者，寧肯學劉休婦賣掃帚、皂莢以取辱乎？」

柳絲到家，與生成禮。抵暮，生入盈盈房內。盈盈曰：「賀禮已經送到，還來則甚？」生撫之曰：「使賢卿寂寞，卻難為情。」盈盈曰：「我不勞你安頓，快些去罷！免得身心兩處。」推生出，乃呼梅進房云：「今晚他納寵，我便納了你罷！」梅曰：「願天速化作男兒！」盈盈曰：「我和你將他二人來模擬模擬，明日取笑他一場。」梅曰：「這等拈個鬬兒，誰作石郎？」盈盈曰：「讓你做石郎，我做柳妹。」梅曰：「我要進房來了。」盈盈曰：「你來。」梅進前曰：「數年渴想，今晚和你細談良曲。」盈盈改口稱言無

語。梅曰：「子恨我乎？」盈盈曰：「自你入秦盼到你回家，別緒填胸，恨無一屏人之地握手盡呈。誰料你合卺以來，置我腦後！」梅曰：「念念在心！奈去歲秋場，今年春試，都因文戰勞人，耽遲佳信。」盈盈曰：「春花秋月，多少傷心！剔殘幾夜孤燈，聽罷幾回暮雨，暗想你鴛侶雙雙，斷盡我柔腸寸寸！」梅曰：「淒涼語不堪多聽，我罪誠不可逭，因長跪以請息怒！」盈盈曰：「你說非有心棄置，對燈盟了誓，我便不疑。」梅曰：「不難，我言若假，願雌化為雄。」二人大笑就寢。梅曰：「好沒緣，怎偏遇著你落紅時候。」盈盈悄聲曰：「這叫做馬上相逢。」

次日見柳絲，二人笑不能止。再三詰問，始得其情。柳曰：「蒙姊姊收錄，感戴不淺，其誰敢怨？」盈盈曰：「余雖慚四德，深服二南，願與二賢妹同心合德，以事君子。」二女曰：「願日誦《螽斯》、《麟趾》，以報吾姊！」

[返回 >> 水石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